

T 5413/4454 (3)

CHINESE EAST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苑洛集卷之三

河中書院記



苑洛韓子河中書院記曰河中書院者故東嶽祠也世人言五嶽皆有神獨泰山神主地下死人人之死者皆隸泰山不與他嶽比故其祠遍天下蒲有祠在州東三里所州人率以歲六月歌舞爲會以樂神云爲其死者之父母親戚解脫卽弗樂神神且苦其死者之父母親戚云九川呂子云禮教不興而惟鬼之務有司者之過也今夫泰山非蒲人所可私事也古者禮德則祀食功則祀然制無

僭神而饗無淫鬼也夫擊鐘鼓灑牲醴群巫在前
三老在後使其婦人女子群集而奔走焉此天下
之弊俗也夫魯有杏壇絃歌之聲至漢不輟何則
教化行而禮讓之俗可作也語曰弗琢弗光弗闡
弗明言教化之行自上倡之也故導則易流噓則
易執執使之然也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
斯無邪慝矣吾將正其經焉呂子毀其祠以爲河
中書院生徒入院而習業者幾百餘人呂子曰今
夫學者群居而相議也窮志而竭思月月而程之
卒歲而計功凡以爲道也舜之告禹曰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之至也夫蒲舜
之居也故度德而較功莫舜若也清如殷伯夷叔
齊大如文中子王通正如文清公薛瑄善人如黃
霸諸子皆于德莫可貶少而功及于蒲者也呂子
遂卽書院爲祠以祀舜以下呂子者嘗爲吏科都
給事中舉劾無所避忌而留中不出人所不及知
者尚多至於甲戌之䟽指陳時事畧盡尤非人所
敢言丙子冬中者出爲蒲州同知呂子毀東嶽祠
爲書院也乃在明年五月云得屋殿寢廊廡凡若
千間以其中殿爲重華殿重華者卽以祀舜配食

者卽伯夷叔齊士通薛瑄凡四人以東堂爲名宦
祠名宦者凡四十二人漢黃霸周堪田延年杜詩
劉祐史弼杜畿晉王濬路述薛善元淑隋楊尚希
楊弘丘和党君素唐杜楚客蔣儼陸象先顏真卿
徐弘敏姜師度郭子儀常陸宋晁補之范仲淹范
純仁趙尚寬朱壽昌錢晦孫載游師雄郝仲連金
張萬公把胡魯完顏草大訛可元劉天孚八扎海
牙靳克忠

國朝康茂才徐政張廉邵董曹端西堂爲鄉賢祠鄉
賢者凡四十七人周段干木漢姚平司馬遷晁勝

之胡建晉張華魏晉皇甫遐敬珍隋薛濬陳孝意趙
綽敬肅張文詡唐呂子藏敬播羅道宗柳範柳澤
呂諲裴冕柳芳薛珏盧操楊巨源樊宗師馬存亮
胡証薛逢趙匡司空圖宋柳開李興姚宗明侯仲
良金強伸王廷筠龐整侯小叔田世英李獻甫陳
元凱裴居敬

國朝薛魯張福馮祥衛述楊瑩以旁殿爲講堂五所
以露臺爲尊經閣以餘屋居生徒已而太守又盡
取其舊屋而葺之爲坊牌四爲轅門一有扁爲井
二有亭檢閒田二百有八畝爲祀養作新屋若干

間又與同知爲文告以諭意爲條約以勸生徒太守者甲戌進士王君治蒲有聲民悅而安之先是時太守適巡下邑不視州事故同知得自治書院事然卒成之者太守也於是太守與善之美翊正之功又可尚已昔者河水爲患父老乃爲河伯娶婦西門豹令鄴乃不爲河伯娶婦而穿三渠以濟民民獲其利至漢時乃毀令所穿渠爲馳道夫賢者作法不肖者疑焉君子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故曰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言繼之者之難也二君之爲書院也誠美矣予懼其他日之

爲鄴令之三渠也後之人可不念哉可不念哉

劉烈女祠堂記

烈女旣歿三十年苑洛子爲之傳有二十年郃侯始建祠考而祠焉旣而伐石構亭將請文撰述本末而郃侯以卓異徵矣旣而紀侯敷奏至京受郃侯之托歸而言之王侯陳侯終是圖夫自光岳氣分人無全節雖芹宮碩士類朝燕闕而暮秦庭矧蘭室麗人能却魯金而完趙壁斯亦不足崇之廟貌薦之牲牲勒之瑱珉銘之彝鼎者乎此郃侯所以興思仰止表樹于前而王侯紀侯陳侯所以

濟美協心緝成於後也烈女者朝邑龍門村人也
幼有至性長不踰閑從德度人針絲絕類雖目不
智書而心涵大道足不履外而情見大觀若夫色
雲護翠竹於階異樂擁仙娥入寢此又其母誕烈
女之祥而兆之夢寐者也天人之際靈秀之鍾亦
豈尋常也哉烈女幼字里舍兒未往之家而里舍
兒死烈女聞之易服不食涕泣請殉乃復自謂死
得其所重於丘山義或未諧自同溝瀆往就諸卜
傭而質焉傭曰異哉斯女也夫歸妹天地之大義
從夫倫理之宏綱顧恒一之風久而不作而大過

之行俗之所駭雖子之甚善如衆之所笑何烈女
曰天下之理是而已矣苟卽乎此心之安又何恤
於萬口之騰哉乃改女飾脩婦容縊而死焉嗟夫
西周之迹熄而鄭衛之風行塵聚之羞閭閻相望
鷄鳴之想風雨猶存故再黷之婦登裝以自悅五
姑之女冶容以媚人烈女雖綠蘆之傾惟陽是向
而芳梅之隕於春未知乃能舍生取義殺身成仁
抑又何所爲歟且其就死之際詳擇所托雖化聖
大賢之從容無以加此彼烈夫志士之感慨者未
足論也非所謂得死非難處死爲難者乎昔五泉

大夫將採拾烈女之事入于縣誌執其傳而泣曰
斯人也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嗚呼斯言也盡之矣
夫其高標峻節絕操清風使君子興悲方之至理
則千百世而下可徵矣夫仲尼臨河傷類而悲燕
士適越見似而喜烈女之行尚矣郤侯王侯紀侯
陳侯秉彛好德之心與賢翊正之志亦不足稱歟
祠堂正堂三間門房一座備監察御史識高而行
正故烈女質焉郤侯名相澤州人王侯名思賢樂
平人俱大尹紀侯名年曹縣人二尹陳侯名廷桂
五臺人三尹五泉大夫里人韓邦靖苑洛子者韓
邦奇依是記者也

高先生祠堂記

先生姓高諱翔洪武中以明經拜監察御史靖難
之師至江上先生遂革除之義云邦奇自爲兒童
時徃徃聞父老稱說先生事感慕咨嗟輒泣下數
行顧以文典未徵徒識於心未敢稱述會見侍御
張君芹備遺錄載先生姓名官稱適五泉大夫韓
邦靖爲朝邑志爰命次序先生事于書而先生之
事始白於人人矣當洪武時

高皇帝甚眷注先生先生所奏事無不關國家幾事
當上心者及革除

文皇帝素聞先生乃召先生欲用之先生以衰服見
語又乏膚敏左右遂兵之嘉靖元年冬郤侯來尹
吾邑樂節慕古咨詢文獻惟日孜孜邦奇乃以先
生語侯侯曰嗟乎世俗之敝也久矣計利者忘義
謀家者冒國孰有殺身成仁如先生者哉夫當革
除時變通之士比之惟初受他吉者多矣而過涉
滅頂先生乃蹈之夫褒死者所以勸生者起頑懦
而激民風相之責也乃建祠肖像於五衢之地俾

過者居者咸有式焉事竣乃屬邦奇爲文勒之石
夫先生之沒至今百五十餘年而表樹之典始興
於今日者豈前人好德之心或有間歟徒以先生
爲主之忠發於吠堯之節故論者徃徃以爲非時
之宜耳昔者武王孟津之會順天應人夷齊乃叩
馬而諫使當時非太公之言則夷齊亦刃下人也
其后亦竟餓死于首陽之阿千百世之下武王不
失爲聖夷齊不失爲賢然則祠先生者又何過焉
練子寧方孝孺張鷟庵與先生同事者也子寧祠
于江西孝孺祠于台州鷟庵祠于富平又永樂時

有朝貴變姓名爲子寧諱者

文皇聞之曰使子寧在朕固當用之於是乎見聖人之本心矣然則祠先生者又何過焉

大理左寺題名記

余大理左寺諸君子伐石龔之爲題名碑以文屬余夫石以題名文以述旨將以彰往昔昭後世示勸戒也夫名者名也名之題也名斯立焉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君子弗求名亦其惜名也然名不貴苟得故君子篤實而輝光請以名實爲諸君子告大理古廷尉刑官也昔周書訓刑大

要有五曰清曰公曰明曰勤曰仁此五者刑之則而名由以成者也是故奉祿而訖富清也則有清名循法而弗撓公也則有公名微賤情僞之必燭明也則有明名剖斷無滯以由慰勤也則有勤名匪削以入弗縱以出仁也則有仁名否則獲貪名焉否則獲私名焉否則獲昏名焉否則獲怠名焉否則獲慘刻之名焉善哉名之題乎懼哉名之題乎諸君子於名也宜無所苟矣是故忘名而名者名之上者也爲名而名者名之次者也僞於中而飾名於外焉名亦未如之何已諸君子於名也宜

有所擇矣經曰人無水監當于人監張釋之于定國賢名至今焉張湯杜周厲名至今焉誠如是也千百世之久史爲之碑而人心之公爲之記雖無是石若文焉可也諸君子其圖名於碑之外乎建是碑者寺正孫裕寺副陳京吳瑄評事馮惠潘高李文鳳而爲之文者余也余與諸君子又與事題名之首尤人所指者其於名也可不慎諸是爲記

郟陽張侯救荒之記

歲辛卯當陽九之餘占之維旱雖多方受之而郟陽惟甚郟陽爲北山之坂去大河北洛五六十里

或七十八里地高而土堅地高則恒風雲氣弗能交故恒陽土堅則不能受澤微雨則滋而隨焦大雨則奔流趨下地斥爲溝直抵兩河之濱而後已獨潤雨而久禾乃生故他邑皆旱而郟陽之旱爲甚侯有憂之稽之民謀之士籌度於心得救荒之策四焉惠而不費簡而不擾本之人情而無所拂請之撫臣撫臣佳賞令推行之侯乃停不急之訟罷泛常之役節浮冗之費循行周察專意撫安於是亡者復餓者興郟陽之旱雖甚於他邑郟陽之民則安於他邑夫災厄天數也救災人事也天弗

可逃人定則勝傳稱大猷之世無災非無災也雖
有災弗能害如無災邵陽之旱焉罷爲侯之災乎
經曰鮮以不浮於天時於侯有徵焉侯名道山西
洪洞人嚴而不濇敏而果足以推行其仁愛之心
云邵陽之士若民爲之立石乃請記侯余門牆友
也素知其賢因以是書之

同州重修州廨記

吾同郡侯唐公旣新郡廨於是二守劉君漢倫節
判張君朝宗贊郡岳君溥共立石以記其事請予
爲記是役也自經始及告成閱再歲正堂五間東

火當作大

西夾室各一間東西幕各三間東西廊各十五楹
後堂六楹退思堂六楹皆極敞而更新之若創建
也正德初予謁州大夫見廨宇傾圯適大雨州火
夫傘於廳執事者棚席於廊余出而問諸民民曰
太守貪不暇爲也正德末余再謁州大夫其傾圯
視昔加甚則風日弗能蔽矣余出而問諸民民曰
太守廉不肯爲也夫君子之治國也如治家使其
家之敝壞若此克家之子寧肯坐視哉夫貪則已
矣幸而廉顧乃避勞傷之嫌慮侵尅之誣使公居
廢頓至不可息何其愛身者甚重而愛國者甚輕

也君子之心固如是乎皆非也嘉靖三年予復詣
州謁侯見其煥然更新翬然壯麗矣予出而問諸
民民曰太守賢百廢興焉然則侯斯舉也非所謂
治國如治家者哉乃復問其費白以千百計問其
工亦曰以千百計夫費以千百其用侈民將怨曰
太守之取民也有道奚其怨工以千百其役繁民
將怨曰太守之役民也有節奚其怨夫用民之財
而民不以為貪役民之力而民不以為勞侯胡以
得此治國如治家公也惟公也故民服民服故忘
其勞且費也固宜民以侯為賢也亦宜夫如是則

亦何害於廉哉侯姓唐氏名相字舜夫大寧都司
營州中屯衛軍籍順天府薊州平谷縣人侯之善
政多矣此指其振廢之一節云

澄城縣重脩文廟記

余生華岳之下長而遊齊魯陟泰岳遊晉代陟恒
岳遊梁豫陟高岳遊荆楚陟衡岳歷吳越觀於甌
閩足跡將遍天下凡梵宇琳宮巍然壯麗有上擬
廷闕者類皆其徒為之乃闕孔廟視學宮頽敝剝
落甚者不庇風雨今官於郡縣者獨非孔氏之徒
與且琳梵之脩建國有禁例若廟學又孰從而禁

之哉侍御鄭公謫尹是邑未暮年政通民和乃撤
文廟學宮而重新之神有依而士有業群情大悅
於是學教諭訓導率諸生來問記若公者其真孔
氏之徒歟余讀宋史至循吏傳意其人必吁吁煦
煦無所動於民也及觀其治行乃肅紀綱正法度
闢田野實倉庫捕盜賊濬水渠繕城池抑兼併脩
武備謹置郵禮百神興學校於是嘆史臣之有識
也若公者得不謂之循吏也哉公之素善余已備
識於樵樓記其行已立政皆孔氏之徒也豈特廟
學之脩而已哉使琳林楚之徒見之亦將嘆曰吾輩

方行天下獨見鄭公耳公諱光溥山東益都人起
家進士

重脩城隍廟記

我

太祖高皇帝誕膺

天命為百神主洪武元年詔天下郡縣建城隍廟封
爵有差以帝以王以公以侯以伯三等以爵不應
經意改稱本號司官民善惡凡吏於其土者始至
必齋宿廟舍先與神誓而後視事祀孤魂則以神
主其祭蓋寄以幽明之責誠要神也古不載祀典

唐李陽冰一爲縉雲城隍廟碑其文不過三數行然亦非制也我

高皇帝始著之令典徧祀於天下

聖謨幽潛神道設教之心度越百王矣吾邑城隍廟成化中祥符李公英增拓之弘治中南陽蘇公繫重新之嘉靖初澤州邵公相再新之二十年來朽蠹剥落日就頽圯今劉公始加脩復夫有司之職治民事神二者而已然惟賢者則敬神否則自絕於神何敬之有故賢者惟恐神之不靈不肖者惟恐其靈也賢者潔己愛民弗得於人將來之神是

故惟恐神之弗靈無以鑒已之誠不肖者黷貨虐民外欺乎人必忌乎神是惟恐神之靈以燭彼之隱然神之靈不可昧也自廟之建垂百七十年而中間長於斯佐於斯慕於斯不知其幾而脩之者四公蓋皆循良令也故於神崇焉是役也不取之民不取之官於有罪者從惟輕之典以示罰故用而不費成之速而民弗知勞劉公諱尚義晉之汾州人以名進士拜監察御史謫判秦州稍遷至今職其先大父諱志嘗丞朝邑亦以廉著云

情有所感弗能已則有思思之甚而無所泄則必有所寄古今之人或爲之碑或爲之臺或爲之觀皆所以寄其情而泄其思也然情之真思之篤有弗可以物釋弗可以理慰弗可以命裕則惟親耳此仁人孝子窮天終地而罔有所極者也王母任孺人卒其子生璦生璇生珙既盡其哀矣殯矣葬矣爲之誌爲之表矣思之不置乃爲之堂且爲之扁乃又請余爲之記夫王生之思是蓋出於天衷之弗能自己者也乃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念念而思哀哀而慕朝夕如見焉

此人子之常耳王生其知所以慎思乎夫父母之於子無所不用其情則子於父母當無不致其思節飲食謹動息履薄圖全思其疾之憂也澄心志勵操行博施於禮愛思不虧體以遺辱也勤儉立其本輯睦達其用思以用宏家責也樹功名闡經濟用光佑啓思所以顯揚也慎此四者可以爲子矣否則雖嘔心而出子道何加焉孟子有曰大孝終身慕父母王生其勿遷乎璦璇珙皆學生璦璇余門牆友也乃爲之記

仇氏安貞堂記

易坤傳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安順也貞正也順而正婦之道也地道也坤道也仇氏名堂之義蓋取諸此仇氏為潞大族爰及高祖給事君始範于家内外是正子孫嗣守之五世矣今惟宿州吏目君楫

潘府儀賓君森入搗張其緒于是作堂以申教曰有序曰同心曰安貞登堂各有訓言每旦會集以禮長而誨幼則于有序堂男之會食則于同心堂而安貞堂則女之會食之所也有序同心訓語載仇氏家傳安貞之訓曰昔我高

上九利本祀止九
改

祖勞于作家詔我後之人凡我內人勿竊勿妬勿不順勿迷夫子勿多言以幻是非而二我骨肉有一于此庸壞我高祖之訓將舉禮議法以行夫仇氏之家既已正矣吏目君儀賓君思皇思武篤叙弗已者以懼夫極而變久而湮將永終之難圖也夫貞又固也固者所以永終者也考之于易漸之女歸則正始之貞家人之無攸遂則從夫之貞恒之從一則終身之貞察夫是三者而女德備矣又家人止九曰有孚威如終吉朱子曰正家久遠之道也然則家之正固在于女之貞而所以為之則

者主家者也仇氏之訓諸家也而并庸是以告之
而後之人克嗣服之又何患乎終之不可圖哉仇
氏取易之義名夫堂吾故始終以易告焉吾邑侯
王公數言仇氏之家訓也吾以是詳于仇氏而為
之記

朝邑縣大慶關創建戍城記

大慶關新城既成周圍一千二百步高二丈伍尺
厚下三丈頂二丈關土者老介國子生趙子權來
問記夫集事非難得才為難才得而事舉矣負才
者多知要者鮮才而不知其要則事債矣故曰人

存則政舉言得才也所惡於智者為其鑿言不知
要也唐陵之盜人萬能治天下以為難張綱一至
而平之繇之才雖虞廷諸臣亦皆推讓而卒汨陳
其五行是豈才之不足哉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
得矣然則治平之道易簡而已矣易簡者才而知
要之謂也甲辰歸正人數言北虜欲擁眾下平陽
掠蒲坂渡河西入關內人情洶洶大中丞北村路
公相山川察形勢謂夏陽以北兩岸山險虜不能
渡南至潼關曠然平地而朝邑大慶關其衝也謀
築城以戍之且慮工大難舉非得人不足以圖成

察庶僚惟吾郡二守朱公也委重焉公至甫一月
西北二工告成余問諸民曰功大而速民其苦矣
民曰無苦也朱使君平易近人不作刑威順衆情
布公道與士庶父老圖謀議擬用人若已惟善之
從䟽食之餘躬親勸閔故民忘其勞焉若公者可
謂達易簡之理矣彼悻悻呶呶者舞機變眩智能
中藏私慝毒痛生民何益哉余家食來既病且懶
未嘗出里門聞公善而私往觀之公聞之邀余入
坐曰淳哉朝邑之民數千人一呼而至無脫役無
惰工官不勞而功速成余駭然而驚愴然而嘆曰

眩

吾入仕來幾四十年凡蒞乎民者皆苦民之難治
而怨分之而公獨歸德於民焉異哉斯言鬼神聽
之予出而問諸士何朱公之不尤民也士曰先儒
有言無求取於人則不尤人宜公之歸德於民也
公其達易簡矣乎既而工皆告成士民又曰料丁
夫公僉派先後勞來以播民和則二尹王君相成
之力也終始給事則本關巡檢黃鑑高陵典史耿
臣余曰皆實錄也遂書以爲記朱公諱光霽句容
人王君諱戟觀城人

木軒墨跡記 弘治甲寅

木軒余友也其締交也志合陳雷情投膠漆之好
墨跡者木軒漫筆也及其別也白樓滄海不勝雲
樹之思偶檢篋笥中得墨跡焉展而玩之明珠拱
璧猶照顏色乃裝潢成軸而懸之且爲之記木軒
浙東天台人也秀稱人傑粹稟清資余關內長春
人也志在四方情篤友誼乃於弘治中歲維壬子
月應黃鍾相遇於福州南臺之上夫兩浙三秦相
違萬里非西北東南之極乎矧夫岳水園漳江之
許三山俯烟海之洋南臺之區又千余里矣於是
乎異國萍逢同心蘭契蓋簌脩伐木之情傾蓋結

以

頃

斷金之友夫豈偶然而已哉余常聞天台山水之
盛佳麗瑰竒甲於天下心切慕之而身未之登臨
也與吾木軒交如入芝蘭之室倚瓊玉之屏則固
神暢於建標之霞心沃於界道之水冰雪逼人清
涼透骨矣夫申毓嶽降眉濯蘇生地靈則人傑吾
不知赤城之爲木軒而木軒之爲赤城也斯時也
余與木軒年各二十七髻未纓冠問道登蕭朱之門
論文分王楊之席書倚芸窓夜燒薰篆未嘗傾刻
之相違也而梅亭風雨之宵時酬麗句芊原鶯花
之候每倒芳樽蓋五年於茲焉一日碧簫吹月聲

愛其人必以愛
其屋

卷三
斷陽關錦瑟華年歌殘南浦烟帆畫舫木軒之北
下也夢繞荆門雨蓋雕鞍眇末之西歸也魂銷灞
水物存人遠覩物思人愛其人而亦愛其鳥見其
物而如見其人墨跡之記也如此

王氏世德記

善必積而後大澤必衍而後長古今世家名族類
則然矣今讀王氏乘而知吾友友山子之所以大
也王氏自善以來稱善世自聚以來古仕籍而友
山子興玉季金崑桂枝寶樹聯翩科甲光耀士林
可謂盛矣孰非友山子之餘乎王氏乘者友山子

子潼谷府伯自述其家世之典因以問記云王氏
之先本大梁人自善始避亂居朝邑之伯子村善
以下無可考幾世而生佐佐生聚以材選歷永濟
奉新驛丞調全州局大使性仁信寧受人欺不疑
人也聚生斌以邑掾授中牟典史居守官廉中牟
人頌之以子貴贈戶部主事斌生奄字汝器成化
辛卯中式入太學司成丘公試其文佳甚器重異
諸生弘治庚戌登進士歷官戶部郎中屢上封事
謫阿迷州同知遷和州知州調亳州稍遷至蘇州
府同知免官歸太史王羨陂稱其負志挾氣吞吐

風雲排擊山嶽謂卿相可立致也所著有養浩論
綱目兵法子六朝壘字國重監生有氣岸不苟屈
用世之志老而不衰故號益壯齋母歿廬墓三年
朝雍字仲和即友山子也初名朝壘丁卯秋試夢
甕去底榜出爲今名蓋監臨易之也別號友山子
授嚴州府推官歷澤州知州懷慶府同知陞南京
戶部員外郎郎中山西按察司僉事疾作潼谷君
迎養府邸卒友山子擇言而發慎行其餘資性英
懿才識宏達富有淑乎生徒敦睦刑於家室蓋儒
者之行非以文學論也其治嚴及澤也法嚴行恕

政平訟理上信其賢下懷其惠泣而畏且愛之去
而思且頌之蓋循良之治非以功名論也所著有
燕石稿板行之朝流字仲冕丁丑進士授三河知
縣調鹿邑陞宿州知州未任卒三河權鉞故里也
時鉞貴震天下生殺予奪出於造次仲冕守法不
阿屢忤其意故調史官韓苑洛稱其當正德時群
閹擅權疇敗倫斃天下靡靡而歲寒顯後彫之資
風急見獨搖之操仲冕其人也朝望字德輝縣學
生早卒朝壘字季良乙酉鄉進士授獲鹿知縣調
永清朝璋國重二子三策生員三獻友山子五子

重疊不佞刊本重疊
化品且品且改

三省字誠甫所謂潼谷府伯也癸未進士歷官保定府知府年甫四十餘以疾懇乞歸歸來誦讀述作疊疊不倦如書生三知三益三畏俱生員三至三恕仲冕子二三俊生員三傑德輝子三讓季良子一三復朝璋二子三聘三友潼谷君子傳鄉進士登第時年甫弱冠也王氏自善翁著姓朝邑世有聞人時稱顯族而諸生粹美敏秀皆可大成潼谷君時雖養晦然徵諸今昔文學政蹟山川其舍異時膺薦而興名位建立豈有量哉至如友山子卽其所至使生春秋時可預速肖七十子之列當

先漢時雖與龔黃同傳可也可謂淳且大矣嗚呼王氏其盛矣乎自佐翁而下世次刻之碑陰自德輝而上行業載之誌表茲不詳書云

郃陽增脩城學記

郃陽王侯增脩城學既卽工侯僚屬暨郃士大夫介司訓楊君琳茂才褚子鏗來請記夫城垣固地方重務在今日尤所當先學校固六事首政在郃陽尤所當急初自庚子以來北虜入雲中掠至太原入上谷掠至完縣入上郡掠至鄜延辛亥春歸正人傳言虜欲犯三原撫臣檄下郡縣戒嚴郃陽

神宮
本神祀

故城女牆土歲脩歲損民苦其役閱視使者至飾以灰而使者又不時至或妨稼穡侯易以磚城故有損薄增築之郃陽古形勝地也被山帶河環以深塹得人以守雖數萬之虜環攻歲月亦末如之何也書曰申畫郊畿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是豈泛然興作而已乎郃陽自乙酉以來脫鄉榜幾三十年吏於土者每下視之神宮學宇傾頽至不蔽風雨侯徹而新之且爲通道已酉中式者一人郃陽古人材區也自周卜子夏漢司馬遷之下代不乏

苑洛集卷之三

苑洛集卷之四

大明廬州府同知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顧公暨配周太淑人合葬墓誌銘

晉顧榮之後有裔孫廬州府同知曰似翁士則孝廉治則循良號似齋鄉學士仰而尊之也稱似翁以子南京刑部右侍郎秋山公巡撫時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云太淑人女稱曰淑婦稱曰順克速君子亦以秋山獲封云翁生於成化乙酉七月初八日卒于嘉靖壬辰正月初九日享年六十有八太淑人生于成化戊子十二月二十有

六日申時卒于嘉靖丁未十一月二十日丑時享
年八十秋山及兄翁將以戊申年 月 日合
葬于姚之烏戎湖山之陽以端溪少司空王公瓶
山大卿項公狀問誌銘云翁諱蘭字斯馨浙之紹
興府餘姚縣人也其先本會稽人八世祖曰華甫
以明經膺元世祖聘授安慶知府左遷餘姚縣司
副使始附籍餘姚高祖考諱斯道字汝立號一齋
以鄉貢爲樂平府經歷妣陸氏曾祖考諱善敬字
克恭妣丁氏祖考諱敏義字邦直妣汪氏父諱駿
字天馴號澹庵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母應氏贈

淑人皆以秋山貴也太淑人姓周氏亦姚之大族
也父諱瑞母徐太君門第相若故結好云翁幼而
穎敏從伯父驪學禮經又從邵公文盛邵博學敦
德名儒也自是翁所造益宏矣弘治甲子月湖楊
公典鄉試得先生卷動容稱羨遂登名魁亞明年
乙丑南宮弗偶入太學監期將滿聞澹庵公疾告
歸養大司成楓山章公留行俟附選翁固辭章公
大加器重踰二年澹庵公卒翁居喪葬柩虞祥一
循古禮正德辛巳授大名府判職專捕盜翁多爲
間謀所在擒捕無遺地方以寧壬午河南大盜止

堂擁衆犯山東河北中外以爲憂翁躬率驍勇扼其北渡無隻馬犯境者垣滑諸郡縣瀕河善崩築塞之費歲以萬計椽聲不息旋卽衝決少司空章朴菴公檄翁治其事河政大脩用省而功倍矣濬滑民饑翁煮粥多所存活又以米價騰貴緣鼠孽潛熾商旅弗通也乃分遣義兵四出巡邏舟車始無阻趨利者盈道價折若有年甲申入

賀至保定有盜將犯翁問知翁也曰是大名慈惠顧使君兒郎輩豈得相犯竟引去翁佐郡七年撫巡當路薦者七獎勞者四十餘鈔部上翁最贈澹庵

避者作辟

公如其官應淑人封太安人太淑人亦封安人已丑擢廬州府同知甫三月聞應太淑人訃歸葬一如澹菴公禮逾三年卒鄉之大夫士識與不識咸悼惜之太淑人幼警慧織紉烹調不習而能在閨時遇父母疾卽憂不自安太君曰吾女以事父母者他日事舅姑當婦德矣及笄歸翁事汪祖姑澹菴公應淑人備極孝養澹菴公喜曰得佳婦矣翁遘疾幾三年太淑人湯藥省伺朝夕志瘁及公瘳官大名廬州每當行縣太淑人必扃鑰門戶戒僮僕無私出每家晏輒語翁曰民猶子也財民命也撫

其子而忍夷之命將誰與我人謂翁之賢太淑人
內助居多翁歿諸孫皆幼太淑人躬自訓飾務令
讀書知禮節俾罔墜於家聲又督諸婦務勤儉去
奢靡皆身先之性好施予卹貧至解衣脫簪珥翁
好學不倦士多從之遊其最知名則桂林工部侍
郎蔣公淦屠公楷兵部郎中鄭琬同郡蘆江尹吳
迪進士俞大有南康判沈有年沒後十餘年提學
徐少湖舉入鄉賢祠大名守張鄭西舉入名宦祠
兩血食焉太淑人雖未學文然雖識大義當封時
齋戒焚香拜

闕受

恩既而泫然流涕曰我先大夫勤苦沒世獨不見此
傷哉秋山每迎養輒不往曰我家婦也當奉先祠
秋山轉刑部以太淑人年高延緩圖終養太淑人
不悅曰汝但盡心王事勿以吾爲念汝不行吾不
食矣秋山始之官嘗聽諸孫讀舜完廬事曰吾家
免此矣又聞讀小學失節事大餓死事小曰諸婦
聽之但不願見此也子男四達同安訓導遂所謂
秋山者也正德中諫

上巡遊杖之

闕下遠早卒達國子生孫男八庶大理評事來國子
生庶序變俱學生庶燮褒曾孫男四女二銘曰難
諶者天可諶者仁維仁之先克孝于親維仁之實
施德于民允迪君子似翁其人嗟嗟乎似翁道遠
而位適畜亨而施也乃蕃衍于嗣世奚必于其身
端溪之狀所謂不可欺者天足以上格鬼神者邪
維太淑人閑閑內行維此顧氏一門之盛溯其源
咸太淑人中弼之餘慶也於衍猗衍姚山之野外
列四獸中容萬馬鬱鬱雉城以待仁者永福永譽
千百世之下

大明一峯屈先生墓誌銘

太華之陰渭水之南有斐然君子屈先生卒年八
十矣先生溫乎其恭肅乎其矩坦坦而易儼儼而
直廣額美鬚神健骨聳風格峻偉望者生敬焉竒
自童子時卽識先生今竒已班白矣而先生卒嗚
呼傷哉先生孫生員作奉都御史華峯先生狀來
問銘華峯先生爲先生姪鄉之名德時之貞臣也
其言固足徵云先生諱弘智字鑑之號一齋姓屈
氏其先楚之公族漢高帝徙齊楚豪傑於關中始
爲華陰屈氏曾祖唐始宏厥家祖文通以才行著

閩洪武中

高皇帝欲官之文通不欲仕附軍籍免守令辟脩西
嶽廟禮遇之且令一子爲生員父韶字九成弱冠
充縣學生以文章顯名闕輔入國學祭酒司馬公
器重之試陞上舍後授山西隰州同知有遺愛見
三原王端毅先生墓碑母李安人勤儉治內以婦
道稱族里先生生而穎秀七歲入縣學三髻能文
遇試援筆立就每出奇語旣長博通子史前後提
學憲使多器重之或錄其文傳示諸生故關內士
多願交先生而先生亦好納識豪傑由是先生名

益著然阨于天凡十一應鄉試竟不第初成化乙
未創建白河縣臨川伍憲使徵先生充白河生先
生曰俊乂之士便當魁名天下乃不能自立于鄉
邑而欲就僻邑之廩哉且吾父母老非人子遠遊
時也至正德辛未創建紫陽縣寶應朱憲使以先
生年幾六十弗第徵應紫陽貢亦不就庚辰先生
年七十矣乃嘆曰古者七十致仕吾尚可爲諸生
也哉士之弗遇古今亦不獨弘智也棄其廩就閑
信陽何憲使亦素重先生與之諸生服終其身自
是杜門謝事當世顯貴人雖素交厚亦不與面惟

理先壠脩祭祀教子孫耕讀而已暇借華峯先生
講說今古辨析聖賢微旨每至分夜或燕服便巾
徜徉於華麓渭濱之間忻然自得曰此皆樂地也
先生情靜識遠畏義好德恒以天理人心陰鷲感
報勸示家人因人之行而預占其禍福皆中云配
李孺人亦以內則聞子男二長鈍娶張氏繼馮氏
次介娶牛氏女二長適聽選官李松次字縣學生
牛文驛卒孫男七奮聘丁氏企聘丁氏作娶馮氏
喬娶府檢校李世芳女倬備常童俱幼孫女四長
適都司吏萬泰次字丁受餘未字曾孫男一天赦

鈍等卜是年十一月十日將葬先生於臨渭祖塋
之次銘曰彬彬先生有斐其儀經明行脩乃阨于
時嗚呼先生如圭如璋如瑚如璣君子之章白河
弗屑紫陽是棄鵬搏之志鴻漸之翼天不可道寔
命不同其羽可飾匪寒匪窮匪塞匪窮令名不已
而耕而讀爾孫爾子維渭之南維華之陰馬鬣崇
崇鬱草茂林匪地之祥維德之吉先生康哉過者
是式

大明岢嵐州判官周公墓誌銘

公諱文盛字時中別號中立其先陝西富平人洪

武初調潼關遂爲潼關人高祖清曾祖璟祖鏞父
廣陰陽學正術母洪孺人公天性剛敏儀度魁梧
弱冠爲衛庠生鄉試累不第弘治癸亥歲貢入國
學正德丙子授鳳陽書州管馬判官適郡大旱數
月不雨尋復大水漫城公竭誠致禱皆有奇應撫
院檄監正陽鈔關關者利府也當是任者多自敗
公獨無所染商人稱便焉關有江西豪商汪強專
關利往往局負諸商商人苦之然素險健善持官
府陰私人莫之誰何公既監關民吳淮者訟強負
其貼缸金強初傲然不服公以計出其所負金以

示之強語塞巖刑以徇關人畏服庚辰

武皇南征時權彬用事諸將依憑

寵靈威福生於造次公兌馬淮陽間軍務又重馬芻

芟且萬計公處之裕如也壽之額馬歲徵私斂不

勝其擾公奏言馬每匹宜徵銀十八兩而民困始

蘇至今以爲例後以公事誣罷巡按任君辯復之

然代者已至矣公卽浩然西歸家居及三年有以

出處之迹不白激公者公復就仕補山西岢嵐州

州久缺長貳事弛民玩公至不一月政法大脩後

署興縣適歲大饑流民集至與人欲逐之公曰彼

民郎吾民也給米僧寺爲粥以賑偏頭等處賊衆數百人據寨爲亂劫寨民令不敢動及賊敗言民皆盜民亦淘淘自爲備上司疑之以屬公公單騎詣寨民爭出自辯所活甚衆或曰民與賊同處今辯之或當公以故縱其何以辯公曰辯寃待罪所甘心也戊子致仕歸公生于天順甲申八月十有四日未時卒于嘉靖辛卯正月十有八日巳時享年六十有八配余孺人子男二長鳳來例授散官娶宋氏次鳳翔大學生娶宋氏孫男五女二鳳來等將以今年 月 日葬于金盆坡祖塋之

次鳳翔奉孫生承質狀來問銘銘曰賢哉公也世之沾沾立名者寧殺人以自繫萃寃積枉上千天和越至于今矣偏頭之伸理何其廣也淮陽之役顧不難哉憲臣太僕其几幾也馬之擾乃過于公夫非有才度者乎若夫退漫城之水回彌時之旱稽之庶徵亦不可謂之適然也嗚呼賢哉

大明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西野曹公墓誌銘

正德己巳五月二十一日未時公卒初丙寅以來八黨擅權而瑾尤肆毒中外稱爲內相凡藩郡入

爲京官必重賄方免禍曰方曰千方者萬金也千者千金也見則長跪稽首內相不爲禮丁卯公自巡撫延綏都察御史回院公弘治中所造士也不習諛阿禮又不知賄事適

朝廷十日不御門或曰盍先謁內相公曰未見天子而先謁權宦邪不見瑾固含怒後見瑾又長揖不拜瑾佯問入京幾日示見逢意公曰十日瑾又言都御史知回院故邪公曰

聖恩也瑾復問何以報稱公曰都御史風憲官振肅紀綱激揚淑慝耳瑾怒目揖公出公歸卽上疏乞

休不報旬日再疏亦不報時瑾嚴勘天下錢穀以中士夫禍勘使者希瑾意言延綏布糧浥瀾過緣主者公適丁外艱所司奏公當守制瑾乃罷公官聽勘竟誣公償布五百粟千石立限繫家屬緩則將籍公家公亟盡鬻世產完報然瑾怒未解也公隱憂發憤端坐不疾而卒明年庚午瑾誅

朝廷遣官諭祭且給金營葬及今葬事且不能如制而墓銘尚缺卽此葬誌亦足以徵公長者云公姓曹諱鳳字鳴岐別號西野河南汝寧之新蔡人也高祖諱世隆曾祖諱恭祖諱英考諱端以公御史

岐
諱鳳

時封如公官性度夷爽廉信不苟妣劉亦以公貴
封孺人貞靜慈淑爲中饋式天順丁丑十二月初
九日午時生公前一日孺人出春於外歸見火光
如車輪當其前明日公乃生公生而靈異比就外
傅畧加訓說卽了大義甫三髻舉子業精粹度越
諸生尤以檢身斂心爲務天台陳公選大儒也督
學中州甚器重之曰曹生非他生傳也成化丁酉
以詩經鄉試中式辛丑登進士除徽州府祁門知
縣少年初試或爲公難之曰祁土浮俗僞且健訟
當思以處之公曰若使我先逆民耶逆必設機械

不得則重刑將有悞惟法網者卒不以僞逆祁民
允訟至分下都長虛心考其成隱奸巧詆莫遁其
情然亦不深疾也祁民愛之於是祁門治行爲最
而當時徵之諸邑莫不推先祁門者三原王端毅
公爲冢宰雅知公弘治己酉公考績謁部奏薦陝
西道監察御史陝西王公鄉也當

孝廟熙洽之世公獨持風裁崇論正議多所嘉納嘗
奏事失儀鴻臚糾上

上特宥之謂左右曰此曹御史也好官當畧其細過
辛亥御史奏蹟於是封公及劉孺人皆獲封焉巡

按江北穎僉事某敖虐不戢公將論之然僉事素善持人短長且嘗忤公而穎新蔡又甚適或謂公曰此易興謗階宜寬之公曰身爲風憲而避嫌不激濁必將挾私而傾善矣竟劾罷之一路肅然御史七年陞蘇州府知府蘇州富饒甲天下俗廼奢靡且崇祀非鬼親死則多火之公下車首置義塚以昇貧者而禁火葬定婚喪禮不得過制凡餞迎時序一切務從儉素違者刑之毀淫祠政平訟理而當時各郡又莫不推先蘇州者弘治壬戌述職入

觀時宰臣奏宴天下賢有司於廷公與焉蓋異數也尋陞山西左叅政湖廣右布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地方

孝廟時虜人不入疆場無警武備稍弛公蒞鎮則嚴部伍實倉廩謹操練明賞罰推誠馭下將士感悅各思効力終公之任虜至數止邊外無內掠焉回院而遭瑾禍卒享年五十三歲云公性清介孝友誠謹私居終身不御紈綺不畜婢妾不問貨殖父母兄弟弟無間言與人和易不爲矯激之行處鄉黨恂恂煦煦若無廟廊貴者官跡所至遺愛在民和

門則豎碑立祠蘇州則誌列名宦延綏則將士戴服至今猶有過其宅墓而問且拜者至其不屈身於權瑾危行大節稱重於天下余總河道時公孫亨守究以循良聞上交下交無抗行無過禮余心異之及詳公狀乃知公家法源流公豈真屈而莫伸邪配劉封孺人繼郭氏子男一大夏以亨貴封承德郎刑部山西司主事娶張氏封安人女三長殤次適邑庠生員吳一中早孀守志季適生員張葵俱劉出孫男三長立生員娶孔氏繼張氏仲亨卽守究而著治者也今陞湖廣按察司副使娶王

氏繼孫氏俱封安人季實

崇主府典膳娶李氏曾孫守訓守純守約俱幼劉郭今悉合葬於公域主事封君以翰林吳公狀來問銘銘曰仰維古之君子居常奉職而不求異於人及其臨大利害則皎然屹然而不淄不磷吁嗟乎末世於凡沾沾之節儀人莫如我何者而攘臂爲之至於一關大利害則退然遠避索然銷沮而心膽墮地矣休哉懋哉夷考公行古之君子公與之并維汝之陽有蘆其崗隱隱隆隆公之幽堂視此銘章非公一人之慶乃拜家之光

邦家利本祀
拜家之改

大明中順大夫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
松潘兵備副使前山邵公墓誌銘

公諱鏞字伯倫別號前山邵氏之先太平府當塗
縣延福鄉人高祖諱興從

高皇帝渡江功陞羽林右衛右所正千戶後
文皇帝北征改

長陵衛仍籍羽林曾祖諱貴祖諱備父諱瑛以公貴
封承德郎南京戶部四川司主事母徐封安人生
子三長欽仲鉞皆先卒公季也幼聰敏端重大異
羣兒年甫十九弘治辛酉鄉試中式正德戊辰登

呂柟榜進士以親老懇乞南部授戶部四川司主
事三載考績封公徐安人皆獲封大司徒悉公廉
慎數委徵商稅公皆辭不奉檄懼利所也尋陞郎
中司有羨餘數千金悉籍之官人皆推重郎中而
郎中聲稱籍甚鄰舍郎公出妻數毆其妾妾苦甚
自垣缺奔入公舍公適宿風徐安人轉送一同官
郎家而公乃以形迹疑竟出知雲南府公身蒙重
謗畧不自沮益有砥礪雲南郡乃稱治巡撫何公
尤深賞識何公征十八寨擒捕者衆公殫心推鞠
少疑似即開釋乃務好已者顧譏其太自信弗恤

躬自訓飭刊本
飭祀佛心改

也前軍亦俘數百臨刑稱寃雖言語侏儻難曉而情狀慘切可矜公以身蔽之為求死語覈果無得俱放歸復諷紀功風憲多方辯驗從事者多斬羅婦冒功公驗以水法即仰伏異狀莫掩其偽自是羅婦無橫死者捷奏有白金文綺之賜前守下車慮要囚越獄輒重箠之多死公食饑療病矜恤周至然獄亦無虞也後公去日哭聲振戶外貧民逋負者多錮死公令他有罪者代完而免其當人兩蒙惠城門閉其中兩司以上至始啓郡守即不得由公曰啓之銅課掌於中官公取以隸府其他善

政隨事施澤滇入戴頌撫按交章論薦知府嘉靖癸未陞四川按察司副使備松潘松潘去成都千里山險途隘轉輸甚難公設法通運人不告勞邊餉充溢軍儲折色收發副使道主之火耗羨餘留之道公止收批文銀之出納付之衛有尅減卽罪主者護衛軍守南路者谿澗僅容一騎諸軍魚貫而度賊偵護軍來乃多阻險計殺之兵司無可柰何賂以茶銀始免公設謀掩捕夷其巢立一堡三墩於上絕松邊一巨害撫巡聞于朝倉大使田文秀為土番強酋所殺虜其妻女公勒兵捕獲斬二

卷四
十三人被虜妻女官送還鄉邊地人不知學公拔
秀延師躬臨考閱及今士彬彬若內郡風洞關山
高入雲表四時積雪不消北風一作六月如冬戍
士畏寒多亡去公厚給衣糧節其代期申嚴號令
恩威並施士無亡者遇寇發主帥惟遣將校公乃
撤蓋乘馬身先士卒主帥自是亦被執出叅將某
不法公按治之軍中畏服解之西築運籌亭日居
其中左右立二碑左啣山川險易及土番出沒之
處右刻其豫儲選將之法攻戰器械之詳撫按復
交章論薦副使而副使以親老乞休章三上皆不

報初雲南一知州私土官後母欲爵其子且受重
賄而誣殺土官事覺賊露公當知州抵罪法及公
入蜀知州姻家者同寅深恨公會其弟御史雲南
清軍云知州枉釋之犯罪者通判賍多弗能完清
軍謂通判引公實分賍否則禁死矣通判從之適
公遣僕至雲南願未支薪金清軍偵獲之曰此乃
公賍然有字可辯則滅其鑿因劾公公累疏具悉
事白薪金給公丙戌大

觀竟以鄰舍郎及此事疑罷公官公長嘯拂衣而歸
既而喜曰得遂吾養親願矣自是事二親竭孝無

白我受誣二事刊
本白祀曰改

方初南宮不第歸益勵志讀書每焚香告天願減
壽一紀得早遂祿養孝實天性也後封公徐安人
次第卒塋祭以禮事兄嫂撫諸姪恩禮篤切親友
貧無棺者賻之女不能嫁者賙之家食二十餘年
一字不入公門絕口不談時事惟二三知友飲酒
奕棋而已巳酉夏疾作每誦淵明自祭文曰陶子
將辭逆旅之館求歸於本宅且曰吾足矣吾足矣
至秋將屬纊謂其子恒吉曰顧七知我托爲我狀
能曰我受誣二事吾瞑目地下矣二事鄰舍郎妾
奔雲南府分金也又曰必施洛子誌我墓遂卒恒

吉奉狀請施洛子按狀而申之夫自昔賢人君子
蒙誣負毀者多矣然未有不卒白也毆陽文忠有
帷簿不根之謗馬援有薏苡明珠之疑然千載之
下豈以二公爲貪墨淫淩人哉實安能掩也公生
于成化壬寅十二月二十七日酉時卒于嘉靖巳
酉七月十六日丑時享年六十有八配金安人子
男一卽恒吉生員娶某氏女一瑒姜適錦衣百戶
林岱早卒孫男一曰如阜尚幼恒吉將以年月日
塋公于大店坊喬家山之新阡銘曰司農利所飭
爾簞簋滇南訟獄實得金矢赫赫憲使松潘底平

爾鎖爾鑰斯干斯城孰塞爾晉孰激爾行載鬼一
車貝錦乃成歐陽文忠帷簿不根明珠薏苡嗟嗟
馬援不理於人不獲於天嗟嗟君子自禱心田矧
有顧七我勒銘章靈神洋洋瞑目玄堂

大明河南府通判王公墓誌銘

公諱道字純甫世居澤之陵川故曰陵川王氏公
遜其懿故號曰倥侗氏陵有六泉故又號六泉氏
鄉試中式授朝邑令陟臨洮府判起復河南府故
人稱爲王判氏高祖曰九成志操孤潔不樂進取
曾祖曰玘祖曰景祥經明行飭爲儒學生父曰璋

七品散官母曰韓孺人著家範故又稱爲世德王

氏

潘大夫登其堂題之曰世德王氏之堂有記

公生六歲而韓孺人卒

大母張孺人保育焉時其寒燠饑飽而衣哺之節

其出入起居而提携之防陵損而護衛之擇師友

而教誨之是故公獲成立焉其行也脩其養也孝

其士也名鄉人禮之邑宰竒之諸生推之是故朝

邑之政舉焉正德丁丑公至於朝邑嚴捕緝故盜

賊息明聽斷故詞訟簡清荒稅故貧困蘇崇文獻

故典籍具服上禮下故聲稱洽是故天官推擢焉

嘉靖丙戌公至於河南河南多盜設判捕之公知

壹
國郭
嘉
刊本
化壹
改

盜故敝令曰里人弗發覺者有常刑受命弗戮力
者有常刑以賂故縱者有大刑怙勢藏匿者有大
刑是故四境寧焉廉以督運而軍餉充信以撫嵩
而曠徒服智以徵稅而逋欠完是故刺史稱能焉
藩臬交徵公奉臬司檄藩司怒之是故服公官刑
焉公既著賢聲於嵩洛未懋賞而蒙逸罰心不平
之遂棄官歸陵是故飲恨而沒焉配婁孺人克相
夫子寔儀中饋是故稱內德焉子男三克耕儒學
生歲試魁多士大科可期是故明公之遺慶焉娶
婁氏充耘娶仇氏充籽未娶女二長適壺關郭廉

次適高平申去疾成化丙申十二月二十六日公
生嘉靖己丑正月初七日公卒享年五十有四四
月二十日葬孕秀塋是故爲之銘焉銘曰於維公
河渭之間其名揚伊洛之間思不忘公匪祿之將
而善之爲光匪壽之祥而惠之爲昌孰奪爾年孰
蹶爾行天道明明穀穀爾嗣終有慶太行之陽公
卽幽堂匪時月之良支壠之康公澤荒哉永無疆
哉

大明劉太孺人墓誌銘

太孺人卒子僉憲公介書捧狀來告曰孤義不蒙

於覆載母太孺人奄忽捐背嗟母太孺人當我劉氏家運衰微辛苦萬狀比孤義稍致通顯而孤義不肖不能俯仰於時旋卽遷謫幾年來東西南北數萬里母太孺人皆隨孤義以驅馳涉河渭陟隴坂渡大江越太行經山海窺塞垣勞悴極矣茲棲于遼西將籍升斗之祿稍供子職乃遽及此天下之人多矣悠悠蒼天何其專降割於我家也孤義籲號莫迨所望仁人君子摘母太孺人之實誌而銘之庶孤義少伸情事於萬一而母太孺人亦庶未慰于冥漠矣按狀太孺人姓朱氏汾州衛人唐

施縣丞贈文林郎監察御史劉公之配山東按察司僉事公母也父諱某母某媪太孺人生而性閑慧貞謹柔嘉針絲纂組精巧絕人劉翁聞其淑女也聘爲贈公配劉翁者贈公父也以貢士授朝邑縣丞廉介有聲太孺人旣歸贈公務盡婦道事翁姑竭力孝敬處贈公弟妹和順無間言內外賓至中饋雖不豐腆然亦甚整潔翁姑自慶得賢婦焉事贈公恭敬如賓贈公讀書至夜分太孺人女工亦至夜分鷄鳴燃燈促贈公起誦以是贈公學業有成提學歲試輒高選比家衆析居時贈公旣屢

卷四
窘于科目止有廩一石田六畝而僉事公兄弟皆
幼弱日用饕餮或告之太孺人日事針黹機易
粟以資用又無婢僕可倚翁姑而下衣服飲食凡
刀尺春爨太孺人皆親操之艱難困苦安心處之
畧無戚容故劉氏雖貧而不至凍餒者本太孺人
內助之力也僉事公兄弟既知學贈公立教頗嚴
而太孺人嚴又甚二子畏太孺人過贈公一日僉
事公與人奕太孺人撻其背數之曰爾父艱難育
爾成立乃爲此破落事豈書生之所宜爲者哉嘉
靖庚寅贈公以貢士授陝西富平縣丞壬辰贈公

卒于官太孺人扶柩歸葬痛贈公志有未酬每召
二子語曰爾父平生篤學期登大科竟不如願汝
輩宜奮勵讀書以成父志庶少慰鬱鬱之魂于地
下也因泣下二子亦感泣甲午僉事公鄉試中式
乙未登進士拜監察御史推

恩贈公太孺人獲封贈焉尋堂官不好僉事公乃謫
僉事公秦州判今稍遷至按察司僉事分巡遼陽
次子尚禮庚子鄉試中式授陝西富平縣知縣人
謂太孺人之教至是有成而贈公之志亦可慰矣
庚戌冬十月太孺人疾作僉事公遠近迎名醫藥

皆不卽功十一月初三日卒于正寢遡太孺人生
于成化辛卯十一月二十一日至卒享年八十歲
太孺人雖女子不事詩書然質美暗合有若丈夫
學士者歲時享薦祖考漆盛醢醢之屬割烹炊爨
手自爲之一菓蔬未祭不得先嘗僉事公間以遷
謫事告訴笑曰當時順從亦無害旣任直取禍何
恨然亦命也崇素儉不事奢靡僉事公旣有祿製
羅綺請時服之曰華服必他出方可着不從每見
僉事公羅牲割雞輒戒曰爾俸幾何而欲日具甘
旨也僉事公雖一錢尺布必致之太孺人而太孺

人亦不以絲毫私與人遼陽之行僉事公以邊塞
遠險非所以奉老親欲具疏終養請命太孺人曰
不可恐人以汝爲避難也子男二長卽僉事公諱
尚義先爲吾朝邑令治行循良建築新城起重樓
曲處得宜數月工成規模宏遠然無分毫料取于
民士民至今稱之娶宋氏封孺人次卽尚禮娶閻
氏女二長適朱濟次適靳朝用孫男四繼龍繼光
繼益繼臯女四長適監生呂構次適常安次字王
某次字安某僉事公等以今年某月某日啓贈公
之壙奉太孺人之柩而塋焉銘曰屈之久者終必

卷四
伸錫之天者感於人龍蛇之蟄以存身嚴冬之後
生陽春女工易粟資家貧孺人早歲何遭迤模灰
畫荻接孟鄰慈萱立教過嚴椿二子文章郁彬彬
鵬飛鯤化搏蒼旻僉事昔爲西臺臣孺人寵封龍
章新晚年眉壽福存臻朝夕祿養牲鼎陳子孫濟
濟列鳳麟堂前綵服舞簪紳考終仙逝正八旬華
表百尺磋瑱琅魏魏馬鬣高憐峒佳氣鬱葱永宥
窀

大明馮翊睦公墓誌銘

睦氏世居馮翊之寺前鎮今馮翊蓋萬室之郡莫

與睦氏並焉公子祥瑞琦皆倜儻有智畧雖未究
于詩書卽其作止有士君子風睦氏之興三子之
力也公諱敖字大有少習舉子業未就乃純藝黍
稷遠服賈家遂饒裕成化中携祥行貨過臨清小
難有盜詭爲傭任輸于杭旣成券忽有翁杖而告
曰彼傭實盜也將殺汝父子矣翁忽不見公大驚
故以少值構盜毀券公好施樂成人之美里之貧
弗能婚喪者每資給之戚里或大會則以孝弟勤
勉誨之治家尚嚴諸子姪雖甚愛也然稍涉非道
卽痛懲之必改過乃與顏色公生于永樂二十年

卷四
六月十五日亥時卒于弘治三年十二月初九日
享年六十有五初睦氏未甚豐也公父浩求樂問
商于汴拾客百金客泣尋金欲死公究客實亡金
者與客金故人謂公三子之才及公不死于盜者
浩與客亡金所致也配張孺人子男三長郎祥次
瑞次琦女三瑞男祿次楠琦男帥祥等將以嘉靖
四年閏十二月十九日塋公于鎮西洛山原先塋
之次來問銘銘曰楊氏放雀宋氏渡蟻一念之仁
福祉與之矧浩捐金以活汴客予匪望報天實鑒
德乃篤生教以及于祥暨瑞暨琦家乃用昌

大明太行逸人墓誌銘

丁丑冬苑洛子里居婁君西以書通謁曰西固願
見惟先生是與之苑洛子見焉西辭去苑洛子曰
美哉西也雅而恭敏而識者也足以與乎越明年
戊寅冬西又介書持哀來告曰孤西不殺天乃弗
殛罰及于先君先君歿焉孤西昔得見先生於心
不忘也顧先君之行泯然無傳孤西所弗忍也惟
先生是與之是孤西之志而先君之光也孤西斬
然衰絰之中奠哭焉事而弗能來也而又非儀也
其將若之何苑洛子受之而爲之銘太行逸人者

山西澤之陵川人也性篤于孝母病護床逸人時
爲縣學生曰夫士也誦習之謂何顧因以分養吾
安能忍之朝夕從子職卽簡策也數年廢業妻氏
旣大家父老且治事逸人曰力田爲秋也生子爲
老也夫孝者不勞親以立名用情者不遺近而務
遠功名于我何有哉謝儒冠而就養焉逸人善占
步有司薦而官之命以事逸人請辭有司再命之
逸人幡然曰斯不可以自見矣乎不然人將等我
以匏瓜也捕盜而盜緝督運而運先里之訟者多
就而求直旣而曰吾已試矣夫豈吾真哉夫仇奸

非智也司利非義也無命于上而聽于下非法也
又將安用之乃徜徉于太行山水之中飄飄乎若
雲外之鶴浩浩乎若海濱之鯨閑適脫落物莫得
而羈焉自號曰太行逸人姓婁氏諱璿字廷
器自六世祖裕以明經爲鴻臚序班遷通判河中
府復遷知青州府裕生斌陽信縣丞斌生彦威彦
威生確確娶崔氏繼娶李氏寔生逸人配武氏子
男三長東娶李氏次南先逸人卒次卽西縣學生
娶徐氏女六長適郭惟精次適朝邑縣知縣王道
次適都永思次適蘇朝臣次適王良臣次適趙相

銘曰
太行之巔云々

惟精永思皆縣學生孫男二曰凌雲生員曰凌漢
女五曾孫一曰承基逸人生于某年月日時卒于
正德戊寅十月二十一日申時享年六十有七東
等將以明年己卯正月十一日附葬於李家掌先
塋之次銘曰太行之巔瑱瑱其石君子樂之田之
宅之太行之麓草木蕃蕃君子封之如振如軒生
與之游沒與之休彼太行兮仁者之儔

大明贈昭勇將軍潼關衛指揮使姚公暨配
封太淑人劉氏遷葬墓誌銘

公諱鎮字公昂號玉崗姚氏之先古河中府六管

村人村今隸蒲州相傳系出舜公族今其村有舜
祠族人歲時享祀幾世祖魁中元至正戊子鄉試
官淮安府桃源縣學教諭既謝事聞河中大荒卜
築楊州府興化縣遂爲興化人桃源公與里沙善
人交好里人仰重桃源善人名其地爲挑沙庄云
桃源子庸至正辛丑進士歷官永平知府進階右
叅議永平公子五庚一庚二庚三庚四庚五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五庚仗劍從屢立戰功庚一公陞
雲南瀾滄衛指揮同知庚二公遼東鐵嶺衛指揮
使庚三公直隸潁上守禦千戶所正千戶庚四公

卷四
以小旗從

文皇至北平護衛寔公啓建祖也庚五公

韓府護衛小旗庚四公生倫爲公高祖補小旗陞
總旗總旗生厚陞薊州衛百戶從

文皇征北虜因留北平洪武三十二年

文皇靖內難百戶領兵克雄縣景州真定陞副千戶
策應永平攻夾溝火寧戰鄭村埧勝之三十二年
戰白溝河攻濟南陞正千戶克滄州陞薊州衛指
揮僉事大戰東昌下之扈蹕還北平三十四年二
月

文皇曰將南下僉事爲前鋒戰夾河藁城大捷進懷
遠將軍指揮同知三十五年克東阿戰肥河大店
靈壁克泗州渡淮

文皇入正大統論功蒙綵段襲衣白金之
賜進昭勇將軍指揮使初

文皇旣舉兵平都司力抗
王師不能進然天下素畏

文皇英武乃選貌若已者十人金甲名馬各帥兵突
出平軍望見大驚潰十人者昭勇其一也永樂改
元之明年

上以潼關中原要地調掌衛事命每歲正旦入朝而以衛直隸宥府

賜襲衣文幣且以符驗授之許乘傳往來是年冬秦

王入

朝夜至關左右呼門甚急昭勇曰

朝廷禁門深夜不得啓也王怒止關外至京面

上垂泣曰潼關姚指揮慢

朝廷甚夜不容臣入關

上但微笑旬日正旦昭勇來朝

上問秦王不得入關事奏曰潼關國家重地也臣止

知

陛下非知秦王

上顧左右曰如姚指揮真鎖鑰之臣

賜寶鈔明年

上將北幸值昭勇來朝

勅還鎮奸細撒伏臘假僧過關緝獲斬之後聞言官

交論不當先誅奸細者

上曰言官論是但卽斬奸細則指揮軍威大振指揮

處亦是也會按西鄙事得當

上甚悅十八年四月卒

上悼惜之遣官祭昭勇生深襲指揮使功陞都指揮
同知宣德中鎮守寧夏北虜大舉入寇鎮守負流
矢大戰斬獲甚衆捷聞

賜錦衣白金名馬奏建潼關衛學鎮守生琮襲指揮
使掌衛事配李淑人生公貌偉氣清讀書好古太
保劉公見而愛之妻以仲女是所稱劉太淑人也
新都楊公椿督學湖廣過關公謁楊旅邸楊謂其
子廷和曰是兒英年美質他日佳士也可與交遊
廷和者世所稱石齋先生也少師大學士自是金
蘭縉紳聲譽日洽云會送姑適陝西左布政孫公

得音疾卒於長安先一日見緋衣白馬使者曰使
君有請不可久稽也明日雷雨大作公歸矣後以
子諫官贈昭勇將軍指揮使太淑人既出自名族
幼閑女則公沒時始年二十七誓欲死殉翁姑以
禮制開諭從之自是奉翁姑撫子女以孝慈聞既
而翁姑前後繼卒皆塋祭如禮遇婢僕以恩常曉
諸子曰若輩亦人子也勿以奴名之姚氏內範至
今井井皆太淑人遺澤云亦以子諫官封嘉靖庚
子兵備副使何君以太淑人貞節事言諸巡按御
史樊君已覈實上聞矣公生於正統戊辰七月二

十二日卒于成化戊戌六月二十九日得年三十
有一太淑人生于景泰壬申十月初八日卒于正
德甲戌十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三子男二長郎
諫先淑人卒娶曹氏太子太保豐潤伯之女次詢
散官娶渭南張同知之女女三長適光祿少卿孫
大經次適潼關衛指揮使黎諄次適百戶鄭簡孫
男二勝祖諫之子襲指揮使掌衛事娶靈寶楊布
政女次同祖詢之子儒學生員卒太淑人卒時勝
祖合塋公於祖塋之側宗伯周公洪謨嘗銘諸墓
矣茲以祖塋道脩艱於時享乃卜關東七里王中

之金盆將以嘉靖壬寅八月二十九日遷塋焉
問銘銘曰姚氏閥閱世顯以武彬彬王崗力學好
古我思蓬麻英髦是媚方仰大成緋衣已至貞貞
淑人恒一其德毋儀婦道式我內則孝孫虔虔欲
便時享遷于王崗金盆之岡

